吴达元讲法文

○许渊冲（1943外文）

一九四一年，在联大三年级就读的本文作者许渊冲

吴达元先生是我的第一个法文老师。我今天能把法国文学名著译成中文，又把中国古典诗词译成法文，首先要感谢的是吴先生。

1938年，我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，主要是学英文。二年级开始学第二外国语，我因为在中学时受到鲁迅等进步作家的影响，所以选修了刘泽荣教授的俄文。三年级再学第三外国语，才选修了吴先生的法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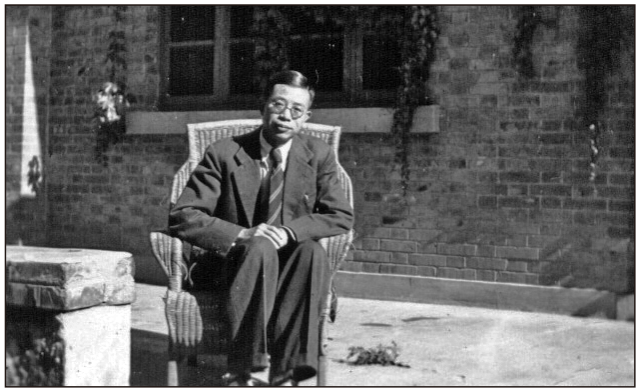
吴先生是联大著名的教学认真、要求严格的法文教授。他教法文时，先发一张法语读音表，用国际音标注明法语元音和辅音的读法，当堂带读，第二天上课时检查每个学生的发音。这样我们只用了六个学时，见到一个法文词汇，就知道如何读音了。法语鼻音和英语有所不同，吴先生教我们记住“un bonpain blanc”（一块白面包）的读法，使我们很容易就掌握了英语和法语的差别。

学完读音之后，我们开始学习法语语法，使用的是弗雷泽(Frazer)和斯夸尔(Square)用英文写的法文读本。记得每课只讲一个语法现象，同时要记住几十个法文词汇。课文分两部分：第一部分是法文，吴先生当堂讲解，译成英语；第二部分是英文，吴先生要我们在课外准备，把英文译成法文，第二天上课时检查。这样每星期三课时，学习一年之后，基本掌握了法语语法和一千多个词汇，为进一步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吴先生的法文班上人才济济，主要是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：女同学中有全校二年级总分最高的林同珠、后来把《周恩来诗选》和《毛泽东诗词选》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的林同端、清华大学梅校长的女公子梅祖彬。男同学有后来成为美国志愿空军通译组主任的赵全章、得过宋美龄翻译奖的巫宁坤、后来在美国大学培养了不少教授的卢飞白等。历史系二年级的则有巴金的未婚妻陈蕴珍(即萧珊)、萧乾的未婚妻王树藏、历史系的系花陈安励等人。最著名的是数学系二年级的王浩，他1983年得到“数学定理机械证明里程碑奖”，据说等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。这些同学后来各有不同的成就，但谈起当年学到的法文知识，没有一个不感谢吴先生的。

吴先生对学生非常严格，对好学生也不客气；如果回答不出问题，就要受到批评。有个经济系二年级的学生吃不消，怕在女同学面前丢面子，上了几堂课就

退选了。我是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，比其他同学都高一级，成绩自然不能落后。于是我就反守为攻，在课堂上用法语提问，显得自己与众不同。第一次小考时，我又交了头卷，不料发下卷子一看，只得了99分，因为有一个不规则动词的未来时态拼错了。但是这个动词当时还没有学到，我就去找吴先生，说这一分不能扣，是考题出错了。不料吴先生却说：不规则动词的时态变化书上都有，自己为什么不去查？有的同学（如王浩）查了书，就答对了。由此可见吴先生的要求严格，考试还要检验我们的自学能力。



1950年，吴达元先生在清华大学新林院一号住所

吴先生除了教我们第一年法文之外，还教第三年的法文，并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培养了第一个法文研究生——李赋宁。李赋宁研究的是法国作家莫里哀的喜剧，在我念第一年法文的时候，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。当时清华研究院的规定是：研究生论文答辩的出席人，除本校本系全体正教授外，还要邀请本校外系两位正教授和外校本系一位正教授参加。因此，闻一多教授代表本校中文系，邵循正教授代表本校历史系，闻家驷教授代表外校（北京大学）外文系参加了论文答辩会，他们分别用英语和法语问了几个问题。当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也出席了答辩会（清华规定院长必须参加）。清华外文系教授出席的，除系主任陈福田教授外，还有吴宓教授、陈铨教授、杨业治教授以及美国教授温德先生，而研究生导师就是吴达元先生。答辩会检验了研究生的英法语言能力和文学知识，后来李赋宁成了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。

1944年，我也考入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。那时昆明物价飞涨，研究生一年只发1000元的辅助费，根本不够维持生活，哪里能安心做研究工作？吴先生那时代理清华外文系主任，了解研究生的情况，就让我在外文系兼任半时助教，教了一班英文。但我因为入不敷出，还是不得不中途退学，辜负了吴先生的一番好意。

1946年，法国和中国交换研究生，在中国举行考试。那时我只学了两年法文，还在课外写了一些法文日记，就凭吴先生教会的这点法文知识，我居然考上了法国文学第四名。第一名是王道乾，是吴先生在中法大学教过的学生，公费出国；第四名只能自费留学。到了法国，我每天突击记100个生词，两个月就记住了6000个。经过测试，我居然胜过学了10年法文的中国留学生，已经能读莫泊桑的《水上》、纪德的《窄门》等法文作品了。吴先生是法国里昂大学的“licencié”（吴先生自译为文学士，也有人译为硕士），和法国大学生一同学习法国文学，通过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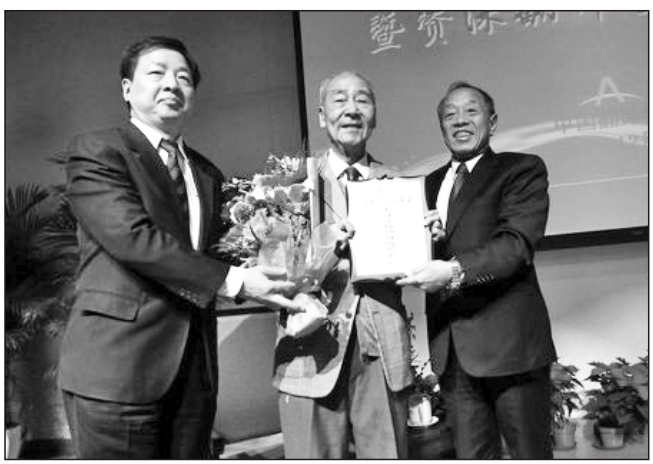
试，其难度就像外国留学生到北京大学来读中国文学系一样。我本来想在巴黎大学读“licencié”，后来知难而退，只写了一篇研究法国剧作家拉辛的论文，通过答辩，得了一张巴黎大学文学研究文凭，就回国了。

1950年我回国时，吴先生是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。我在国外听杨业治先生说，吴先生在研究法国进步作家阿拉贡（Aragon），我就带了一本阿拉贡的作品送他。他那时要求进步，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代表，常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。一见到我，他就告诉我说：新中国非常需要外语人才，在北京西苑成立了一个外国语学校，法文系主任韩惠连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盛澄华的夫人。他介绍我去外国语学校。这样，我回国不久，就开始了教学工作。

吴先生不但热心帮助我，也一样帮助别的学生。北京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李廷揆从法国回来，同我去清华看吴先生。吴先生也介绍他去外国语学校，后来李廷揆成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主任，这也是吴先生的举荐之功。李廷揆同我去看吴先生时，碰到钱锺书先生夫妇也来吴先生家。钱先生是吴先生毕业那年考入清华的，吴先生是我的法文启蒙老师，钱先生却是肯定我诗词英译的第一人，他们二位关系很好。后来我在中英、中法互译方面，出版了六十多部作品，首先要感谢他们二位。

吴先生除了教学之外，1939年开始编《法国文学史》。1964年，他和杨周翰、赵萝蕤合编的《欧洲文学史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在全国各大学使用，影响很大。此外，他还译了法国18世纪作家博马舍的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》和《费加罗的婚礼》。费加罗是伯爵的仆人，帮助伯爵冲破了老医生的提防，和医生的养女结了婚，所以剧名又叫《防不胜防》。伯爵结婚后却又诱骗费加罗的未婚妻，费加罗挫败了他的阴谋。戏剧结尾时说：“人民受着压迫，他们就会诅咒，会怒吼，会行动起来。”从吴先生的译文中，也可以看出他的进步思想。所以不但在语文知识方面，而且在做人的品格方面，吴先生都给了我们这一代人不少的影响。回忆起来，吴先生真是一位令人怀念的好老师。

原载《逝水年华》增订版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3月版



2010年12月2日，许渊冲荣获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。图为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（左）、中国翻译协会会长李肇星（右）为许渊冲先生颁发获奖证书